

外人目睹
日軍暴行

之外人目睹之中
日軍暴行

英國伯頓致譯著

楊明譯

漢口國民出版社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

作者原序

去年十二月間，日軍攻陷南京後，對於中國的無辜平民，槍殺奸淫擄掠，無所不爲。我以爲身爲新聞記者，職責有關，曾將所見所聞的日軍暴行，擬成電稿，拍發孟却斯脫導報 (MANCHESTER GUARDIAN)。不料上海日方的電報檢查員，向當局請示後，認爲內容「過于誇張」，加以扣留，屢經交涉，都不得要領。於是我決定搜集文件憑據，以證明我所發電稿的真實性，結果我從最可靠各方面獲得許多確鑿的憑據，同時發覺事態之慘，殊出人意料，因此我才想到這些 據大有公諸世界的必要，這是我寫成本書的原因及其經過。

由上所述，足見本書之成，完全是我本人的意思，有幾位朋友爲我選擇整理材料，給我極大的幫助，但本書的出版則由我完全負責。本書內所引錄的文件，都，我費了很大的氣力，向關係人懇商而得的。

還有一點也須預先聲明，就是本書的目標決非挑撥對於日本人民的仇視。

許多日本朋友，非常尊敬他們，假使適宜的話，我很想指出他們的大名。其中有一位是重要的官員，還有一位（半官的），其情操與才智的高超，不易多見。他們都在上海，在人道的事業上，我和他們接觸已不止一次，他們在十分艱苦的環境下，仍然給我以同情的合作與友誼，我不能不表示誠摯的感謝。同時，我還應記，日本某軍官表示敬意；去年九月初頭，日機轟炸松江附近的難民車，無辜平民慘遭屠殺，當時這一位日本軍官曾以私人資格，向我表示遺憾。這些人士實屬難能可貴，倍值敬慕，因為像在目前這樣非常的時候，萬一他們的真情實意被人洩露揭發，就有殺身之禍，並為國人所共棄呵。

本書的目標，扼要言之，在以日軍如何對待中國平民的事實，向全世界公佈，力求真確，不存偏見，使讀者明白認識戰爭的猙獰面目，並剝奪戰爭的虛偽魔力，者是好大喜功的軍閥們所不能忘情的。

在任何戰爭中，交戰國雙方固各有不同的宣傳方法，但「暴行錄」一類東西，較爲讀者所信任。本書搜集了許多紀錄，報告和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均爲絕對可靠的第三者所供給。所有私人信函，除純屬個人事件並僅涉親友關係者，均照原文抄錄，以存其真。爲便利及安全起見，所有發信人及其他原作者的姓名，大多略去。附錄之四內的正式文件，則引錄全文。所有信函及文件的原本或副本，均經親自審閱，妥爲保存，所有照片影片及其它物證，也都可覆查。

敬以本書貢獻給全世界爲集體安全的前途與戰爭恐怖的消除而奮鬥的人士，並且向幫助我完成本書的朋友們表示謝意！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田伯烈於上海

郭沫若序

人類的正義在未能樹立其絕對的權威之前，民族與民族或國家與國家之間，爲利害衝突而訴諸戰爭，原是難免的事。然而，這戰事，至少要要求其爲堂皇的決戰，要要求其破壞的慘禍僅限於戰鬥的成員與戰鬥的設備，於此等人員與設備之外不能任意波及。這是文明民族間所公有的義務。然而，把一切世界公約蹂躪盡了的日本軍部，根本上便說不到這一步。自從「九一八」以還，他們始終是以海盜的姿態而出現，擅自造成釀禍的口實，因而繼之以不宣而戰的大規模的侵略。毒氣、毒藥、橫施濫用，對於不設防城市與無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轟炸，這已經是慘無人道，爲世界各國所一致譴責的行爲，而殘酷的暴行還要繼續到每一次作戰過程告了一個段落之後。大規模的屠殺、奸淫、擄掠、焚燒、破壞等等的慘劇，在每一個被

佔領了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來，而且要繼續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爲滅絕人煙的廢墟不止。說到屠殺與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髮指者。已經解除了武裝的士兵，被誰騙了去集團地加以掃射或焚燒。十一二歲的女孩，五六十歲以上的老嫗，均難免於淫慾者的魔手。有的在奸淫之後還要繼之以殘殺，繼之以死後的不可名狀的侮辱。這罪孽，在人類史上，實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跡的。

本來日本民族離開原始的區域並不甚遠。在我隋朝時代，日本的俗習還不冠不履，甚且是無盤無俎，以手進食的。隋唐以來輸入了我國的文明始逐漸開化，然而這德澤僅及於沐猴而冠者的上層，並未能浸潤於一般的民衆。直至明治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開始有了姓氏，這原始的程度是可以想見的。本來還是半開化的民族，僥倖地又受着了歐西文明的恩惠，而統制者不能運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統御，故成爲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人類空前的罪行。這罪行要斥之爲野蠻，事實上單純素樸的野蠻人並沒有這樣的酷烈，這樣的殘忍。這兒，充分地表現着了人類社會的危

機。文明而無理智的統御，文明的利器而遭了逆用，這所招致的結果無疑地是人類的毀滅。人是有自殺本能的動物，人類不也在開始自殺了嗎？

我們中華民族十二萬分地不幸是有了這樣的一位「芳鄰」，而遭受着空前的浩劫。我們無數的同胞，無數的文化業績，都在這浩劫中毀滅了，並且還在繼續毀滅着。我們是成爲了文明逆用者的犧牲。然而這犧牲，在我們不過是首當其衝而已。我們的犧牲，對於全世界全人類，絕不是毫無意義的。由我們的犧牲警悟了愛好和平的民族，使他們知道了文明的逆用是怎樣危險的行爲。由我們的犧牲控御了文明逆用者的超野蠻人；——日本的狂暴軍部，使他們的獸行不至於像洪水一樣立即氾濫於全世界。我們的犧牲不僅在爲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文化築着血肉的長城，同時，也在爲全世界的人類，全世界的文化築着血肉的長城，我們是這樣相信，這樣堅決地相信着。

「孟却斯德導報」的駐華記者田伯烈氏所編纂的這部「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正是我們所籌着的血肉長城的一」的寫照了。這樣公平的客觀的寫照在我們自己是很難做到的，深賴明達的編者與本書中對於編者提供出寶貴資料的國際的友人們，冒着莫大的危險與艱難，替我們做出了。這兒不僅橫溢着人類的同情，這兒更高漲着正義的呼聲。編者在高呼着：「中國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事態，對於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體安全主義者或孤立主義者，都有切膚的關係。……除非人類準備長期放棄決定是非曲直的權利，除非人類甘冒絕大的危險，使中國目前所遭遇的無可名狀的恐怖苦難再演於將來，那末，全世界人士對於英勇抗戰的中國，就不應該袖手旁觀，漠不關心呵」。是的，但我們相信，人類是決不「放棄決定是非曲直的權利」，全世界人士對於我們也並不會「袖手旁觀，漠不關心」的，本書的編者和無數友邦人士正是無上的證明，本書的出世備受了全世界熱烈的歡迎，也正明白地表示着，我們的友人是佈滿於全世界的。

現在本書的譯文又呈現在我們自己的眼前來了。我們對着這片血肉長城的寫照

，我們相信，凡是中華民族的兒女，必然會感受着無限的悲憤而愈加勉力。我們要為死難及受害的同胞們致哀，要向同情於我們的國際友人們致敬，而同時要加倍覺悟着自己的責任，要把保衛祖國、保衛人類、保衛文化的使命，澈底地完成。我們相信，我們正是在執行着「決定是非曲直的權利」的。抗戰快滿一週年，敵人已經在作最後的掙扎了。我們始終相信着，人類的正義終必有樹立其絕對的權風之一日。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譯者附言

日本帝國主義強盜軍隊，除發揮飛機、大砲、毒氣、唐克車等現代殺人武器的暴力外，並以大規模屠戮、放火、奸淫、擄掠種種殘酷野蠻慘無人道的手段，來破壞、來摧毀、來消滅我們的人力和物力。日本帝國主義強盜軍隊的一切暴行，決非偶然的或例外的現象，而是故意、整個的、有計劃的、和有組織的舉動。只要看本書內各中立國家旅華公正人士的觀察和敘述，就可以明白。

本書的作者田伯烈氏 (H. J. Timperley)，是英國最有地位最負聲譽的新聞記者之一。西班牙戰爭爆發後；他代表孟却斯德導報赴西班牙，對於西班牙政府、軍隊、和民衆團結一致抗禦法西斯侵略勢力的英勇鬥爭，予以忠實的、真切的、同情的報道，而為廣大的讀者所贊揚。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侵略戰爭爆發後，孟却

斯德寧報因為他在遠東曾有將近二十年的長期經驗，熟悉遠東的情形，所以又添佈到中國來觀察戰局。

田伯烈氏站在愛護正義、愛護公理、愛護世界和平、愛護人類文明的立場上，報道展開在遠東大陸上黑暗吞噬光明的最瘋狂的一幕。日本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當然要認為非常不利，而在各方面予以牽制、干涉和阻礙；我國軍隊退出上海附

這一種趨勢更為明顯，「變本加厲」。日本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一方面在國外進行虛偽荒謬的宣傳，一方面則在暴力控制的範圍內，以種種方法遏止公正忠實的報道，想以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然而，這企圖是失敗了。「外人目觀中之日軍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的問世，實在是最有力的反擊。

譯者在上海時知道田伯烈氏搜集了許多珍貴的材料，寫成本書，將返國進行出版事宜，乃在他離滬之前，向他商購該書中文譯本的版權，承議定由田君以原稿的

副本，留給譯者，因此日夜趕譯，以期與英文本同時跟讀者見面。出版的時候，恰逢我國全面抗戰的一週年，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巧合，也是很有意義的一種紀念啊！

插入本書的幾十幀照片，是譯者向各方面搜集的，與本書的作者無關。還有一點須加聲明，就是：因為中文本出版的期間非常急促，不及參閱英文本，倘有出入之處，這責任完全由譯者擔負。

譯者代表受難的同胞，向本書的作者致敬，向國際的友人們致敬。

最後，請讀者不要忘記：我們要為受難的同胞復仇！要為被侮辱被蹂躪的父母妻兒兄弟姊妹們復仇！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
慘無人道。



南平居民屍體累累





青年拒絕爲
兵辱罵婦女，被縛就
刑



戰兵殺死青年後，靜待攝入鏡頭。